

崔尚辛著：

物價與幣值

充實叢書之四

物 價 與 幣 值

崔 尚 辛

充 實 社

充 實 略 書 之 四

物 價 與 幣 值

◆ 定 價 二 元 六 角 ◆

著 者 崔 尚 辛

出 版 者 充 實 社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店

印 刷 者 青 年 印 刷 所

版 权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五 月 再 版

目 錄

一、物價——一座無軌列車……

跟在我們生活後面的黑影 只有「風月無價」 莫只想米糧便宜

二、物價的調節器——市場……

盲目生產 「做生意靠騙」？ 財神菩薩

三、什麼是物價的規準？……

值嚟嗎？ 「分錢分貨」 「吃力不討好」 故事的祕密

四、物價與貨幣的關係……

一面特別的鏡子 煙止貨幣？

五、貨幣的長成……

歷史的財物 社會的職務

六、紙幣和幣值.....

為什麼變成紙？ 紙幣發行的數量 貨幣出國

七、資本主義國家戰時的貨幣.....

印刷機的財政 死路一條的我們的敵人

八、我國貨幣與物價問題的特點.....

兩個「牛」的解釋 「一條鞭」的制度 獨佔的價格

九、抗戰時期的物價與法幣.....

物價是怎樣地在漲有？ 物價高漲的原因 法幣三年來的抗日戰爭

十、二次世界戰爭中的法幣和物價問題.....

法幣本質另一面的觀察 歐戰給予法幣與物價的影響 新的困難，就在我們

接近勝利的階段

十一、怎樣安定我們的物價和幣值.....

基本的標準 勝利的條件

一三三

九七

八一

七一

五七

一 物價——一座無軌列車

跟在我們生活後面的黑影

無論你在航船中，或者在涼亭裏，隨便碰到一位紫糖色臉兒皺紋滿額的老農夫，或者是一位銜着一根老烟管，揹着一籃「傢伙」的百作司務，你和他們一談起家常生活的時候，他們終會很順口地說出：

「嗚！現在物價太貴了，你看……」

真的，「物價」兩個字，現在已經成爲一般人日常的「口頭語」了。物價又好像緊跟在我們後面，寸步不離的一個黑影。當我們一想到生活，要應付自己個人或一家的「衣食住行」的時候，這一個黑影，立刻就猙獰地撲奔前來。

跑到街上，走進綢布莊裏去買幾尺陰丹士林布，第一句先要問：「什麼價錢呀？」「四角二。」聲音回答是非常乾脆；禁不住立刻兩眼冒火，怒氣冲天，要捏起拳頭來伸過去，因為明明知道昨天我們隔壁大嫂子剪來的是三角六一尺，你爲什麼要特別羞侮我？可是店倌好像已經知道你肚裏的一切心事，他笑容滿面地婉告着：「先生！我們也巴不得價錢減低些，可是來路又漲價了，我們也只有『水漲船高』。」聽了這幾句低聲下氣的話，使你一肚怒火也只有緩緩地從鼻孔流出。知道走到第二家，也決不會給你便宜一點。

索性賭氣不買，隨你物價漲到天邊去；可是這悲劇並沒有宣告終結，棉大衣不能揩過夏，單襯衫又不好對付這薄寒的春天。

物價的漲落，只是被一般商店老闆所作弄嗎？的確，有許多地方，他們在搗鬼，所以我們往往提起物價問題，就要把憤怒丟在「壟斷物價」的商人身上；但事情也並不完全十分簡單的，首先我們應該要明白：商人爲什麼可以操縱物價？他有什

麼力量？或者說：他的力量只能在那一種限度之內？

我們且引下面一段地方通訊來做例子：

「……先說白報紙，十月底一度喊過每令三十五元，但是消費者裏足了；大家用土產，白報紙成了書本封面的點綴品，少有人顧問，於是減為二十八元一令。到了十一月中旬，上海跌價的消息來了，內地固貨商人競相脫手，都抱『到手爲財』主義，現在的叫價已經跌到二十二元，也許更會跌下去。」（見廿八年十二月前綫日報金華通訊：物價——無軌列車）

這篇通訊的作者雖然題爲「物價——無軌列車」，可是就看這段所說的內容，所謂「無軌列車」，倒仍是有軌道的呵！上海跌價，金華也只有跌價；買主減少，國貨商要「脫手爲財」，也漲不起價來。那末「水漲船高」，也有點真實的道理；要想壟斷物價的商人，也不能允許他完全操縱自由的。

我們要瞭解目前這種種物價問題奇特和嚴重的現象，仍舊應該從一般的物價漲

落的原因談起。

只有「風月無價」！

雖然我們嘴上大家很順口地談着「物價」，「物價」，但「物價」兩個字究竟什麼意義呢？「物價」就是物之價嗎？宇宙間的萬物，並不都是有價的吧：天上的星、月，河裏的水，路旁的石子……都是物，可是並沒有價錢；甚至一個老樵夫手裏的一枝旱煙管，只把一根小竹竿打通，自造自用，沒有人向他買，他也永不想賣給人家，那這枝煙管也根本沒有價錢。

不過我們睜開眼睛，看現在我們在社會上生活着一切起居食用所需要的東西，那一樣不是買來的？所謂「一草一木，物各有主」，你不能隨便拿來用；你所要的東西，五光十色，絢爛奪目地擺在街上大大小小的商店裏，隨你揀着去買。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裏，只有被生活壓迫的窮書生，在清風明月之夜，乘着勃發的詩

興，喊着：

「呵，風月無價！」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總之並不是凡物都有價。我們必要明瞭稱為「物價」的物，有什麼特點。

其實我們循規蹈矩，真正依學問研究上（經濟學）說起來，所謂「物價」就是「商品的價格」。

物和商品，並不是完全同樣的，物到成為商品，其第一個條件，就是這物一定要是有用的東西。

沒有用處的東西，根本不會有人想去拿來賣給人家，也決不會有人來買。無錫惠泉山上的泥菩薩，南京雨花台上的紅石子，因為好玩，好玩就是用處，所以也是商品，和我們可以果腹的白米，禦寒的粗布……一樣，又如在山上的各種石塊，只有當我們人類知道這是鐵、煤、石灰……可以作種種用處的時候，才有人要，纔能

成爲商品。

只是有用的物，就成爲商品嗎？還不行！還有第二個條件。物成爲商品，一定是這物已成爲某人所有，而所有者不用這一物，恰恰爲另外一個所需要；物的所有者，決不肯白白地，所謂「無代價」地奉送給他人，一定要向他人拿回自己要用的東西作交換。

所以物成爲商品，必需具備上面所說兩個條件；這兩個條件，普通被稱爲商品的兩個因素，前者稱爲商品的「使用價值」，後者稱爲商品的「交換價值」。

莫只想米糧便宜

你隨便拿起眼前的一件東西來看吧。你剛剛從身上換下來的一件羊毛背心，你以爲這是你的愛人一手織成的；好像每一個毛線的結，都經過她纖指的撫摩，完全是一個人的製品，別人是毫無關係的。其實一件羊毛背心的產生，不管你愛人織的

或是向洋廣貨店買來的，都是一樣，毛線要經過紡工的手，羊毛要從飼養羊的農戶那裏去剪，剪羊毛的剪刀，要賴鐵匠去鍛造的，剪刀又要靠礦夫去採掘鐵，鐵礦又要煤燒着才能鎔解；紡毛線的紡工，要用紡機，紡機是木做的，還得靠木匠，木匠還要用斧頭，……這樣，我們眼前的每一樣東西，每一種商品，它的生產，是與全社會各色各樣在從事勞動的人都有關係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推想到：你如果到街上去買一件羊毛背心，那末一件羊毛背心的價格，就同時會牽連到羊毛的價格，機器的價格，鐵的價格，煤的價格，以及勞動者所食用的米的價格，布的價格等等。

現在，一般生活艱苦的窮朋友，當這百物漲價的時候，總以為能擰飽肚子，挨過日子就算，於是只希望着：

「別的不要緊，只要米糧便宜些就好。」

這是默想！種田的犁耙，肥料，洋布，洋油，黃牛，水車，僱工……都在漲價

，單要米糧賣得賤，就會使種田人薄帳少而出帳多。這樣子，要末他自己餓死，要末他另想出路，不再種田。種田的人少了，米不是更要貴起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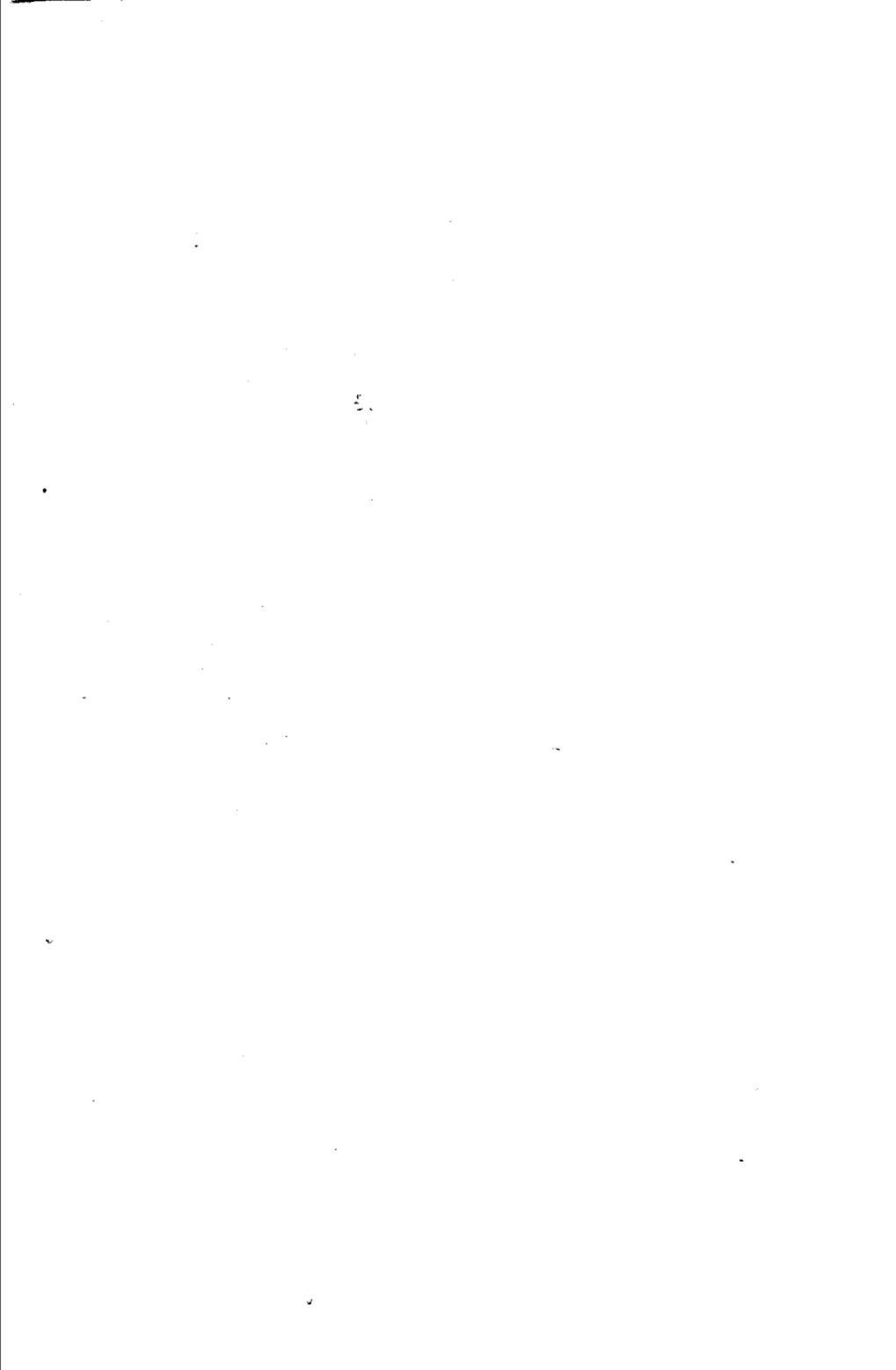
況且，米糧的貴賤，還不止於這個原因呢！

第一，生產米糧的人，並不只是爲着他自己要吃飯，正同做棺材的木匠，並不是爲他自己要用一樣。這就是說，生產者是爲他人而生產的。可是他人並不能無代價地去取用，也必要拿出自己的生產品去交換。如鞋匠要米吃，農夫要鞋着，那末鞋匠就將一雙鞋子去換農夫的一斗白米。就在這種交換中，事前並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買米，有多少人要出賣米，所以米的貴賤，在爲他人而生產的時代，是沒有把握預先加以完全確定的。

第二，生產米糧的人，不單只是爲了他人的實際使用而生產，並且還要給人賺錢而生產。比方說，假如生產米糧的人，是租了他人的田來種的，那末他的生產，就不得不有一部分是爲了地主而生產的，而這一部份並不一定是地主自己使用，反

而大都是爲了再賣出去而多賺些錢。又如資本家招僱工人，加緊生產，只是爲要換得錢，換得比放下去更多的錢，「大錢生小錢」，資本加利潤。再如米店老闆當然不是爲着怕自己餓死，所以要去買許許多的米，他不肯廉價出賣，也並不是特別「壞良心」，要害得窮人們餓死，而只是爲的要多賺錢。因此，生產米糧的人，既然還有許多是給了他人以多賺錢的機會，那末米糧的貴賤，同時就要看那些專爲多賺錢的人賺錢的多少了。

◎ 所以，只想米糧便宜是沒有用的，更重要的倒是在首先要瞭解，米糧的貴賤是怎樣產生的問題。



二 物價的調節器——市場

盲目生產

南洋烟草公司的老闆，決不會知道住在相隔數千里外的我，每天要吸他廠裏所出的一盒長城牌香烟，所以也每天多做出一盒的。同樣，我們山鄉裏的蠶婦，也永沒有想到她所養成的蠶絲，會給紐約的婦人去做襪子。紗布廠的老闆，僱了幾千幾百的工人，產出了疊成山一般多的布疋；他根本不知道社會上真有多少人要用他所出的布疋；他只知道送到市場上去可以換錢，越產得多，產得快，就越可以多賺錢，多賺錢是他唯一的目的，其餘一切，他都不管，也不知道。所以資本家的從事生產，是盲目的。

我今天少吃了一枝長城牌香烟，或我竟從此戒烟了，又或者我從今要調吸另一烟公司所出的香烟，這一切都隨我便，那末南洋烟草公司的我每天所要吃的一部份香烟，是否就擋擋起來讓他發霉呢？還有，社會上沒有獨家包辦的東西，「生意大家做」，同一行業中有許多廠，各廠資本家之間，都互相瞞騙，決不肯告訴你他們各自生產的實際情形，舊的廠不息地在改變，擴大範圍或停閉，新的廠又不斷在開設，那末一個香烟廠的老闆，怎麼能知道他應該產出多少香烟，纔能恰恰銷光呢？這只是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完全是盲目的，無計劃的，無政府狀態的。

我們既然說這種生產無計劃的，盲目的，而且確確實實地我們眼看到社會上各部門的生產，「各自爲政」，非常紊亂的；那末事實上為什麼社會還並不至弄成一團糟，還有秩序，在熙攘往來之中，靠什麼來維持秩序的呢？

受市場的支配。

因為一切生產品，只有通過交換，纔成爲商品，纔能滿足廠家們的慾望；所以